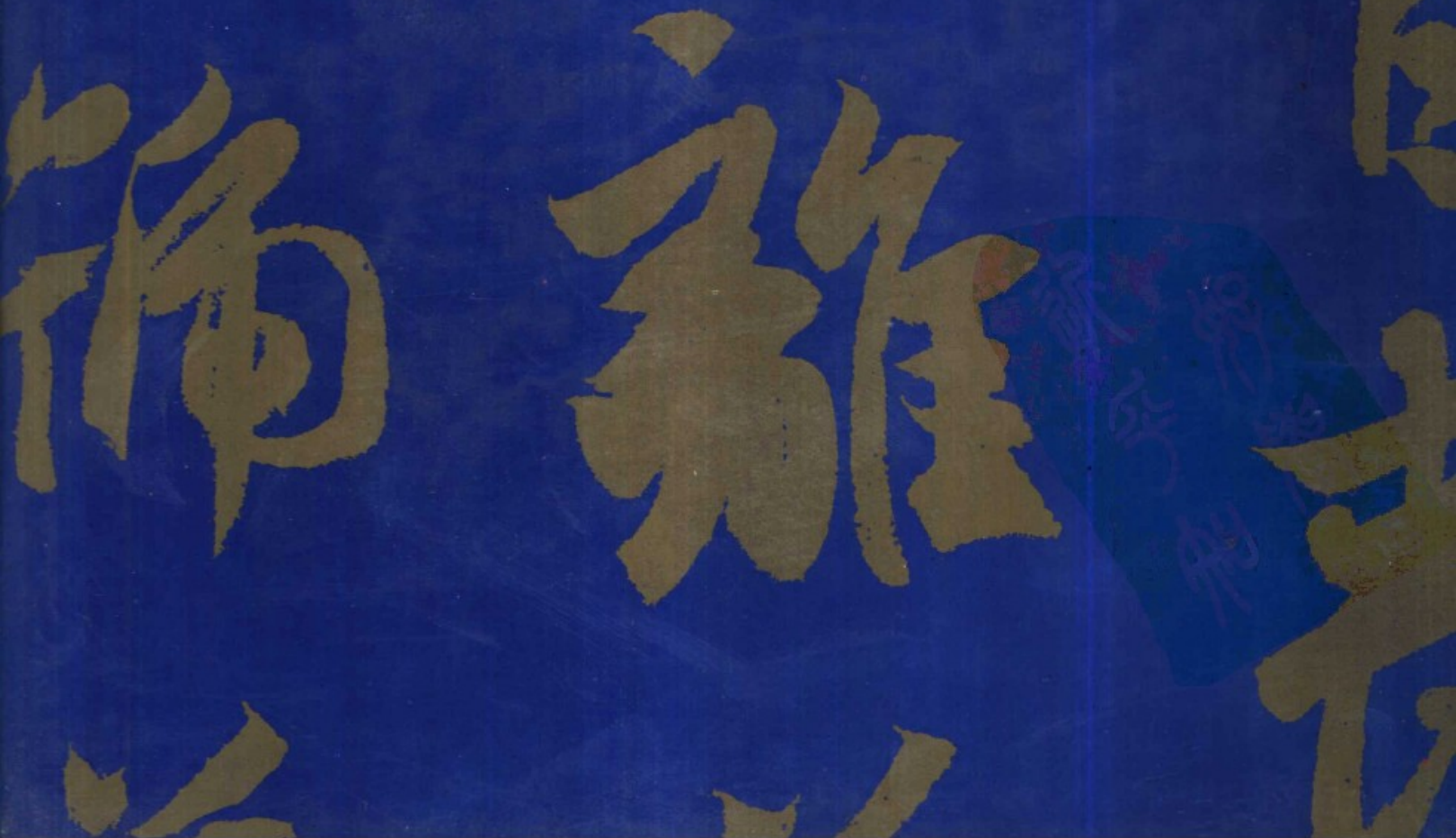


中國書法全集

18 王羲之王獻之一



类号	48.322
册号	284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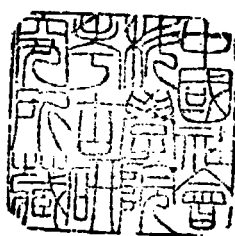
主編 劉正成

本卷主編 劉濤

18

三國兩晉南北朝編

王羲之王獻之卷一（附王氏一門）



中國書法全集

主編 劉正成

本卷主編 劉濤

19

三國兩晉南北朝編

王羲之王獻之卷二（附王氏一門）

十國書法全集

1201/62/3

顧問	沙 洪
	林 准
	龔如甲
策 劃	葉妮妮
	劉正興
責任編審	王鐵全
技術編審	崔志强
責任編輯	王鐵全
	渭 之
圖版編輯	蕭新柱
技術編輯	周德壽
	張志學
地圖編輯	樊鴻林
封面設計	羅 洪
版式設計	崔志强
設計指導	侯榮亞
扉頁題字	劉正成
圖版攝影	鄭衛國
	馬小全
責任校對	田福春

中國書法全集 第18卷

劉 正 成 主 編

出版者：榮寶齋（北京宣武區西琉璃廠）
 總經銷：新華書店首都發行所
 排版：好利激光排版系統照排
 制版印刷：水利電力出版社印刷廠

開 本：850×1168 1/16 印張：16
 1991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03-0133-2/J·133

18-004150

王羲之字逸少號右軍作符

神龍之子桓嶽之靈字
 也日炳乎汾川之江
 虹也頃刻分併舞嬌
 康兮英卡裝冠綬笄
 結龜符茲鳴若人之像
 今官雖飛濟濟王公
 降降卿卿膏肓於會稽
 小出曼國議論匡時
 堂倘如柱石黎庶信若
 龜書金庭於隱顯隱
 諸丁猛快威聖之不遠
 則應仰風流之立茲



王羲之像

A4075/08

序言

人類的發展，有了精神創造。這精神創造，首先用來改造自然，同時用來改造自己。於是，改造人類自己的活動——藝術誕生了。

有人說，書法是線的藝術。那麼，當人在畫出第一條線時，不是用來從事改造自然的勞動，線的藝術便誕生了。這線的藝術，便是人類為改造自身的精神創造的產品。線的藝術先於文字，但當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所創造的、始於象形的文字出現以後，線的藝術獲得了最爲成功的發展。這就是書法。書法靠一種不斷約束自己，並創造自己的規範，把人類自己富有思維與理智的精神創造活動，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同時，又在不斷創造前此沒有的『自己』，即創造的理想境界——意境。

書法的技藝是如此玄妙莫測，有時候，一點一畫，使你終身追求而不得。而書法的意境，即它所包容的精神、意識、情感的藝術創造部分，絢麗非凡，魅力無窮，一點一畫，會使你頂禮膜拜，陶醉終生！

愈有民族性，便愈有世界性。書法藝術的世界性，便存在於創造和運用它的我們先民們遙遠的藝術創造史，和這種藝術創造所達到的高度與深度。它並非能爲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但它不是不可理解。理解了我們的民族，便可能理解它；當然，理解了它，便可能理解我們的民族，我們民族的精神、意識、情感與心靈，我們民族如此驚人的創造能力與技藝，理解到人類在改造自身時的那麼多美好的追求。線的藝術——書法，在這一點上，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直接、最單純、也最高的人的真實。

因爲它是真實的，所以它美好而崇高。張芝、王羲之、懷素、顏真卿，這些『草聖』、『書聖』，他們的隻字片紙，爲什麼今天竟價值連城，萬金不易？就因爲他們在表達人的心靈與情感上，達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

人類發展到今天，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成就出現了奇蹟。工業化、原子能、電腦、太空技術、遺傳工程……這眼花繚亂的一切，幾乎使人類遺忘了自己，遺忘了最需要創造和建設的那個部分——人的精神和情感現象——人之所以能君臨萬物、能創造這個世界上屬於最高、最美好的那個部分。因此，皈依藝術的熱潮興起來了。億萬中國人，甚至於所有漢文化圈的人，在拿起筆來作一種創造的時候，便同時想到爲了『自己』的那種因素——書法藝術，並熱烈地投入其中，去實現、創造更爲美好的『自己』。

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並非到今天才出現了『書法熱』。先民們剛剛創造了文字，便紛紛把它『書』在祭祀、占卜的龜甲、牛骨上，『書』在一切器皿、工具上，『書』在山石

上。他們爲能創造『自己』而激動振奮、驚喜異常。在創造和普及了紙和毛筆的那個時代——漢代，書法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熱潮。第二個熱潮，是在從外飾的輝煌走入內心的玄想的東晉。從唐代以來，幾乎每一個時代，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士民百姓，甚至企圖逃離人世的僧侶，多少人奮身投入其中，以致終其一生，造成一個又一個新的熱潮；多少多少美妙絕倫的『心靈圖畫』應運而生，令我們爲『自己』而驚嘆不已。金石與紙俱會銷毀，人們運用物質手段不斷翻錄下來，流傳永遠。唐太宗的宮廷，最先開展大規模的響榻摹製作，複製二王書跡。宋太宗則開展了更爲大規模的複製工作，即刻揭《淳化閣帖》。民間亦風起雲從，上行下效，叢帖蔓生。清高宗弘曆運用強大的國力，編輯、刻揭了更爲浩大的《三希堂法帖》，流傳於今三百年而不廢。鄰邦日本，在本世紀運用現代印刷術，編輯出版了好幾套卷帙浩繁的《中國書道全集》。這對我們是一種幫助，亦是一種激勵。今天，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力來自己動手的時候，爲什麼還要延誤時機？

王羲之云：『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任何個體的生命，在天地運行中，只是一瞬。但是，歷史的大創造，又往往在一瞬之中完成。我們在一瞬中存在，又在一瞬中創造和完成。存在、創造當然與一定條件相聯繫。目前，我們的國家尚未達到十分富裕的階段，所以，我們不得不採用民間的手段，聚集民間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繼續我們的前人樂此不疲的工作，延續書法藝術這條生命鏈。爲了歷史，也爲了明天。於是，便有了這部《中國書法全集》。儘管這個創造如此匆忙、很不理想、很爲有限，我還是要感謝將自己可貴的『一瞬』投入這個創造性勞動的所有人。

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藝術創造勞動，留存於今者，亦浩如烟海。這部《全集》，雖浩浩百卷，亦只是其中一瞬。而每一件入選作品，又只是書家的一瞬。然而，我們的全部研究、編纂工作，即從這『一瞬』出發。翻開這部書的時候，你會發現，不管是『斷代卷』，還是『名家卷』，都是以作品和書家研究爲中心。緒論、評傳、考釋、年表等等，都圍繞這個中心而設計和完成。因爲我們還有一個現實的目的，即爲熱愛書法、研習書法、創作書法的愛好者和書法家服務。藝術作品，是藝術創造活動的開始和歸宿。因此，我們選擇了這種方法。我們的目的有限的，但它爲我們提供延續和再創造的空間是無限的。

希望您喜歡它，批評它。

劉正成

公元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於八方齋

惠十代并從伯祖晉右軍將軍羲之書

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頓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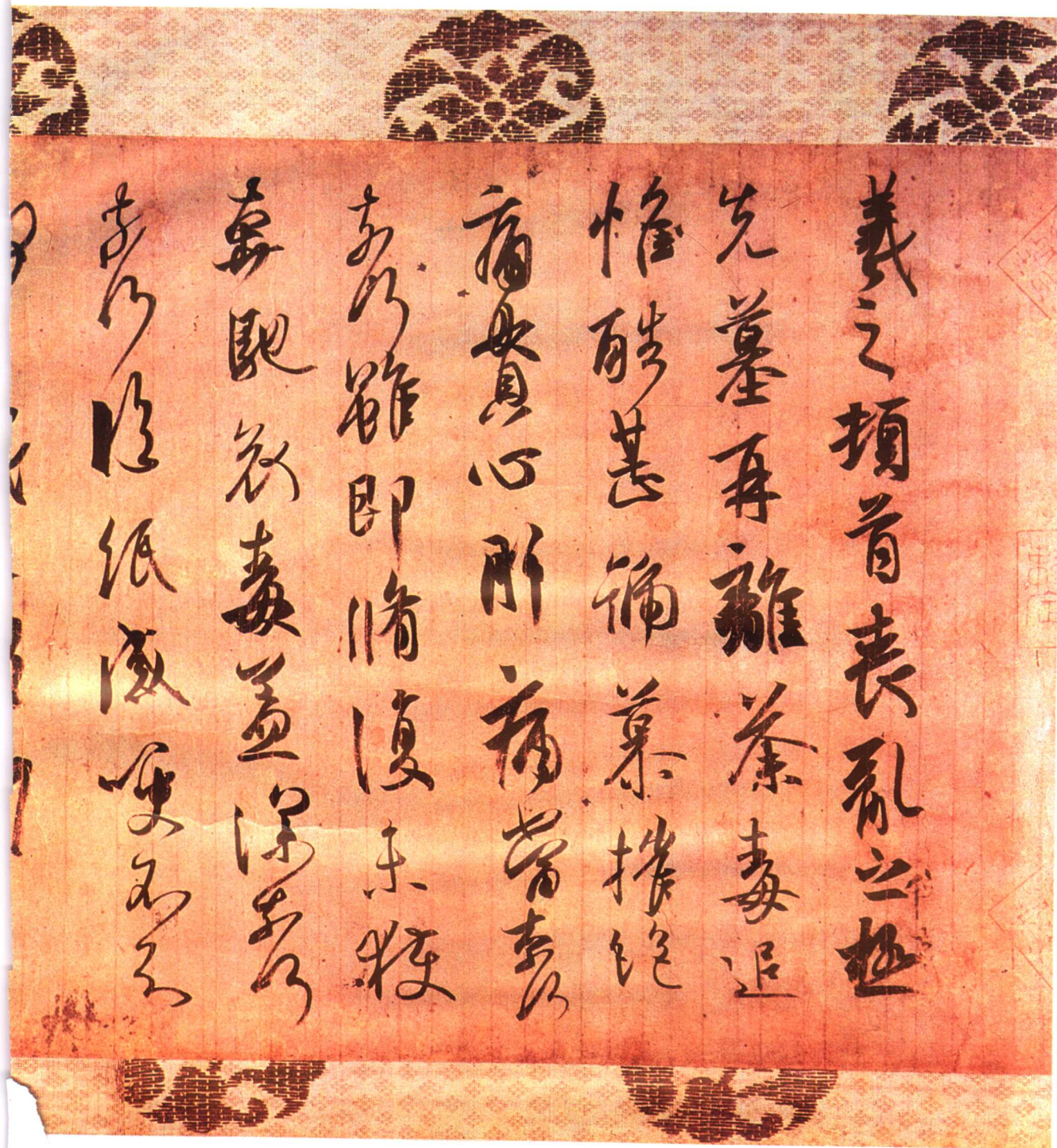
補首頃道

族女衣：痛摧剥情

不自勝在乃左乃因及恠

塞不次王羲之頓首





二謝面未比面遲誼聚

靜美

想邵兒善佳前

同道

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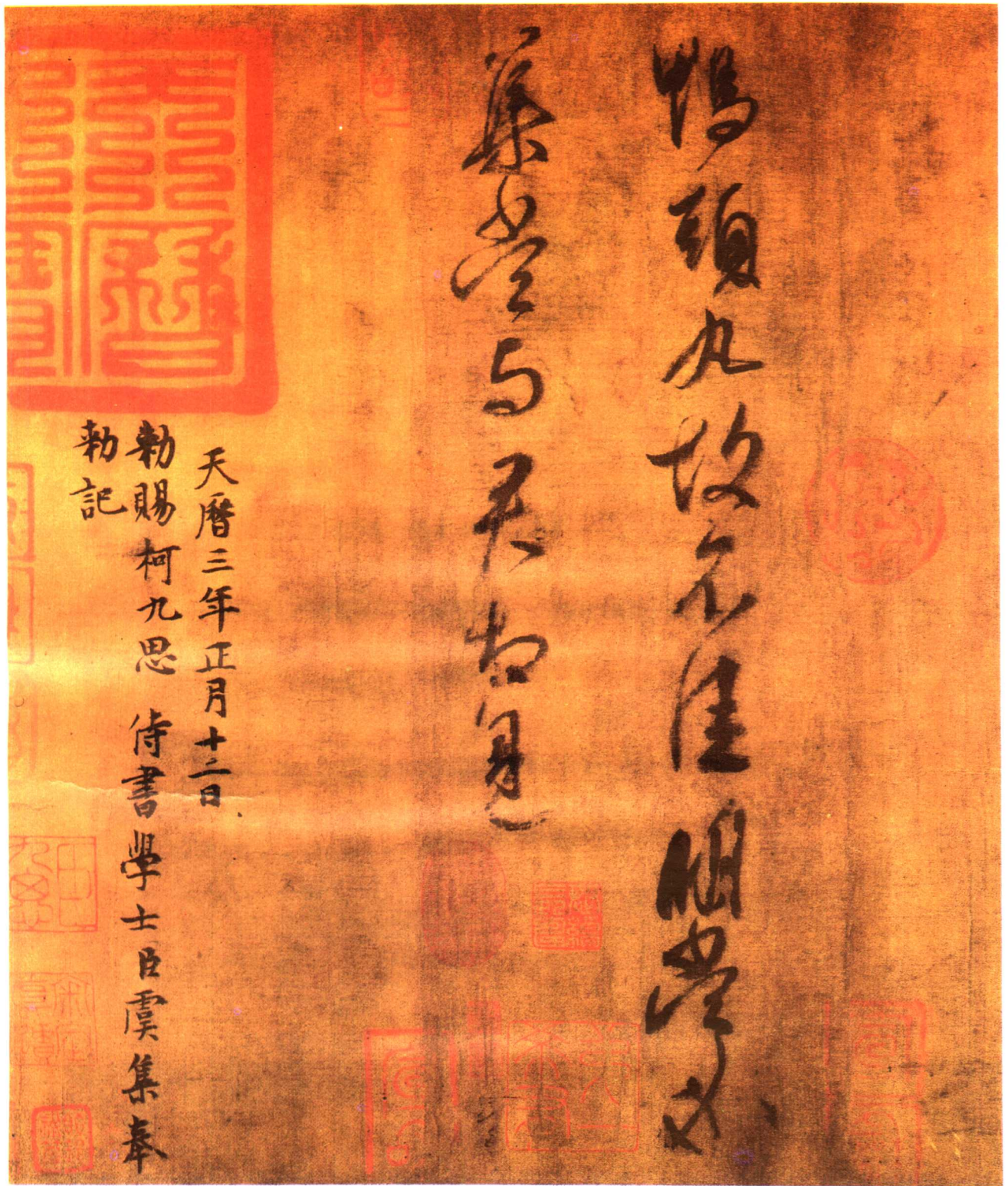
得示

吾之

不似觸霧

散

散



王獻之 鴨頭丸帖

總目錄

王羲之畫像

序言

原色法帖選頁

王羲之與王獻之

《唐摹萬歲通天帖》書後

王羲之《喪亂帖》考評

蘭亭論辨中的誤會及其它

王羲之作品

王獻之作品

附：王敦作品

王導作品

王廙作品

王邃作品

王恬作品

王洽作品

劉濤

啟功

韓玉濤

王玉池

279 278 277 275 274 273 236 41 35 31 26 1

王薈作品

王凝之作品

王渙之作品

王徽之作品

王操之作品

王珣作品

王珣作品

王曇首作品

王僧虔作品

王慈作品

王志作品

王筠作品

智永作品

作品考釋

王羲之王獻之年表

東晉南朝琅邪王氏世系簡表

王羲之王獻之行踪示意圖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圖版目錄

阿
濤

叢
林

劉
濤

阿
濤

樊
鴻林

474 469 456 457 468 353 308 307 305 300 296 295 292 290 289 286 283 282 281

王羲之與王獻之

劉濤

家世

王羲之父子的郡望是琅邪。琅邪王氏是兩晉時期著名的高門士族。

琅邪王氏的先世，《新唐書》卷七二《宰相世系表》載：王氏出自姬姓，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其子敬宗為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為氏。避秦亂，遷於琅邪，後徙臨沂。西漢時，王吉、支始家皋虞，後徙臨沂都鄉南仁里。①自兩晉以迄李唐，綿綿數百年，無論是清談名士，還是廊廟權要，或是書畫弈棋高手，琅邪王氏人物輩出，且皆出自王吉一支。

王羲之乃王吉十世孫。祖王正，尚書郎。父王曠，字世宏，西晉末年任丹陽太守，永興二年（三〇五）十二月，江南陳敏反晉，攻秣陵，他棄官逃歸淮北。王曠是過江之議的首倡者，②他的建築通過從兄王導向琅邪王司馬睿（後為晉元帝）提出。司馬睿予以接受，於永嘉元年（三〇七）九月抵達建鄴（後避晉愍帝諱改稱建康）。以此為契機，司馬氏的晉政權又得以延續了一百餘年，這就是歷史上的東晉。東晉立國，王曠之功當不在王導之下。司馬睿鎮建康後，王曠任揚州北境的淮南郡太守。永嘉三年

（三〇九）七月上黨戰役之後，史乘均無王曠的記載。《晉書》卷八〇《王羲之傳》記載，羲之辭官告誓父母墓前，稱『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云云，那麼，王曠去世，當在上黨之役，或稍後的一段時間。那時，羲之尚年幼，約七歲許。又據《晉書·王羲之傳》的記載，可以推定，王曠的墳塋在會稽，但王曠並非卒於會稽。因為王羲之出任會稽太守，年已四十九，在永和七年（三五五）。按情理度之，是羲之為會稽之後將其父遷葬於會稽。王羲之母親似乎原葬於建安郡，也是後來遷葬會稽。③王羲之的祖母則卒於元帝建武元年（三二七）頃，守喪者乃伯父王廙。

王廙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他高朗豪率，性倨傲，不合己者則當面拒之。④他於文學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禦，博奕，雜伎』，⑤其文化修養頗合儒家風範。王羲之幼而喪父，嘗受王廙督導。《文字志》曰：『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廙所賞。』作為高門士族子弟的王羲之，於文於藝深受王廙的影響熏陶，這一點，後面將專門論及。王廙與晉元帝司馬睿有姨弟之親，這是王氏與皇室在親緣上的一層關係。王廙亦曾教授太子（後為明帝）繪畫。所以，他去世之後，儘管曾附逆王敦，仍『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輓，如家人之禮。』⑥在門閥政治的環境中，王廙優越的社會地位，對於王羲之的成長，當有諸多幫助。

經歷

王羲之字逸少，生於太安二年（三〇三）。①少嘗患癩疾，十二年輒發病一次。②又訥於言，人未之奇。王羲之初獲社會聲譽，是在十三歲時。當他去拜謁名士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成年後，『辯贍，以骨鯁稱』。在士人所注重的書法方面，王羲之又卓爾不群。十五六歲時，就深為操持東晉朝廷權柄的從伯王敦、王導所器重。當時，品第人物成風，時議以王氏宗族佳子弟為『王氏三少』，王羲之則居其首。③

在王羲之剛剛二十歲的時候，王氏家族的境遇因其從伯王敦舉兵反晉而遭際了一次重大的變故。東晉建國之初，皇室勢單力薄，又無實力、功勞的憑藉，它的存在，必須依靠士族的支持。在若干南來的士族中，晉元帝與琅邪王氏有着歷史的、地域的、聯姻的關係，因而形成了與琅邪王氏共天下的局面。④隨着王氏宗族的強盛，王敦擁兵驕恣，元帝畏而惡之，遂重用劉隗、刁協為腹心，進而疏忌王導。王敦在水昌元年（三二二）正月以清君側的名義，從所據上游重鎮武昌舉兵下建康。於是，朝中遂有盡誅王氏之議，在都下的王羲之面臨誅族之厄。王導祇得率王氏群從子弟二十餘人，每天早晨詣臺等候治罪。這次幾近階下囚的危厄，對王羲之的刺激甚巨。慶幸的是元帝原宥了居於都城王氏宗族。但接連發生的事件，又強烈地刺痛着他的心靈：賞識自己的周顗為從伯王敦所害；伯父王廙附逆王敦；數月之後，王廙病逝。官場的傾軋，道義與親情的衝突，失去親人的悲慟，七個月之內迅猛的變故，給閱世未深的王羲之帶來了恐懼、壓抑。王羲之後來為推辭護軍之任，申言『素無廊廟志』，當是經歷了這十年的種種變故之後形成的。

太寧二年（三二四），王敦第二次舉兵反晉，中途憤慨而卒。自此以後，王導雖猶位居宰輔，琅邪王氏的勢力已損傷殆半，其時又有外戚庾亮挾制於側，『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遂告結束。

二十三歲時，王羲之起家為秘書郎。作為高門子弟，出仕是身不由己的必然之途。這當然也是出於從伯王導的安排。大概在蘇峻之亂前，王羲之轉為會稽王（司馬）昱友。在羲之二十七歲許，朝廷政事皆決於庾亮，王導在朝中受到排擠。在『群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的情況下，王導遂結援郗鑒，郗氏乃流民帥，非第流士族，過江又晚，欲以婚姻固結王導，遂遣門生向王導求婚。這次出於政治需要的擇婿，選中了在東床坦腹而食的王羲之。毫無個人意願和情感的婚姻，就這樣決定下來。以現代婚姻觀念而言，如此定下終身大事，是無能和恥辱。在當時，羲之為郗家選中，對於王氏子弟來說，却是一件可以引為榮耀的事情，何況這樁婚事還關係到王氏一門在政治舞臺上的興衰榮辱。婚後不數年，王羲之前往江州境內的臨川郡擔任太守。

咸和九年（三三四），征西將軍庾亮由蕪湖移鎮武昌，並領江、豫、荆三州刺史。不知是出於何種緣故，王羲之應諾了庾亮的召請，離開臨川，入征西將軍府擔任參軍，累遷長史。在赴武昌之際，王羲之以章草報書庾亮，亮弟翼在書法方面少與羲之齊名，見面深深嘆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覆，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在武昌的生活，寬松適意，並無什麼冗務之勞。同僚中，有當時的清談名士殷浩，文學名士孫綽，羲之從兄弟王胡之，王興之亦在府中任職，登樓吟咏，雅集任樂，都是常事。昔日風格峻整方嚴，動由禮節，任法裁物的庾亮，有時興來，也與這群有名望有背景的下僚一起詠譔排調一番。

咸康四年（三三六）五月，朝廷以王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為太尉；庾亮為司空。三巨頭中，王導在中樞，郗、庾皆外鎮，郗氏鎮

京口，挾制下游，庾氏鎮武昌，控制上游。這樣互相牽制的政治格局，當然有利於虛弱的皇權。六月，庾亮私下致函郗鑒，欲以上游、下游兩大重鎮之強兵夾擊建康，迫使王導交出中樞權力。王羲之是郗鑒女婿，正在庾亮制下，自然成爲庾亮勸說郗鑒起兵的籌碼。由於郗鑒未予贊同，廢導之事告寢。平衡政治的格局才得以保持。當時，庾、王之間的矛盾是公開的秘密，庾亮屬下的陶稱就曾將庾氏欲「舉兵內向」的計劃告知王導，也有人勸王導密爲之防。那麼，王羲之對此事當然會有所風聞。羲之處在政治矛盾的旋渦中，身份甚爲特殊。三巨頭中，公務關係上，他隸屬於庾亮，亦受其賞識；親緣關係上，他是王導從子，郗鑒之婿。這樣微妙的處境，情懷敏感細膩的王羲之也不會不知。他如何處置自己，詳細具體的情狀於史無徵。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大約在庾亮謀廢王導事起，王導曾有書函致羲之，意在召其回建康，許以廟堂之任，以脫離庾亮節制。王導的這一舉措，想必其岳父郗鑒也是知曉和贊同的。但是，王羲之的態度却是『誓不許之』。⑪以王羲之骨鯁的性格來看，這並不是苟全性命於政爭以應付庾亮的姿態。爲什麼他會作出如此決定？大概是出於他在青年時期曾在王敦之亂時面臨過全族屠戮之厄，蘇峻之亂中又耳聞目睹王公貴族備受驅役捶撻之辱，心靈上烙下了不可抹滅的恐懼，建康終究乃是非之地。

咸康六年（三四〇）正月，庾亮在武昌去世。王羲之在武昌的羈旅生活也隨之結束。庾亮臨終前曾上疏朝廷，『稱羲之清貴有鑒裁』，因此，王羲之被委派到江州任刺史，軍號爲寧遠將軍。⑫

江州處於建康與上游西藩之間的緩衝地位，也是東晉政權的南藩，要害之地。東晉初年南來的流民，多布在江州。在庾、王的矛盾鬥爭中，江州一直是雙方爭奪的目標，目的在於充實各自的地盤和實力。王羲之出任江州，王、郗、庾三巨頭已相繼去世，但險惡的政爭陰影尚未消彌。王羲之出任江州，雖然是出於庾亮的推薦，但庾冰、庾懌等人仍未放棄對江州的明爭暗奪。當時，與庾冰同爲輔臣的何充，是『王導妻之姊子』，『少與導善』，又與庾氏有親緣關係。何充內心袒王氏，遂於咸康七年（三四

一）許，遣王氏子弟中較有務實能力，爲政甚有威惠的王允之代羲之爲江州。因此，王羲之的江州之任，時間甚爲短暫，僅年餘。卸任江州，是何充應王羲之請求而爲，抑或考慮到王羲之的才幹和氣質難以應付複雜的傾軋爭鬥的局面，才作出這樣的調度，尚無由判別。對於王羲之來說，卸任恐怕是一種解脫。在朝廷方面，却要把王羲之召回建康，委以侍中或吏部尚書這樣的職位。這是一次人事調整，尚屬知人善任之舉，沒有絲毫惡意。不期又觸及到王羲之那根敏感的神經，結果是『皆推辭不就』，一如當年回絕王導召其入都供職的態度。

王羲之卸任之後，賦閑於何地，史籍闕如。考慮到其母葬於江州建安，王羲之本人又是王、庾二族皆可接受的人物，而且他對建康抱有回避的態度，如此，很可能是居於江州境內。

在他賦閑江州的七年間，王羲之得以專心書藝。大約在康帝建元年間（三四三——三四四），羲之書名大盛，內外官重，朝野爭效。連庾氏子弟也效法羲之書法。庾翼在荊州得知這一情形之後，大爲不滿，因爲，王羲之在書法上『初不勝庾翼』，而今庾氏子弟愛野鷺而賤家鷄，庾翼何以能平，他修書都下，斥責子弟效法王書的舉動。他還揚言要與王羲之比個高低。永和元年（三四五）七月，庾翼去世，與王羲之較能成爲他永遠的空願。

隨着庾氏中堅人物如庾翼、庾冰、庾懌等人的凋謝，庾氏在東晉政權中的勢力也隨之陵替。代之而起的是譙郡桓氏。永和三年（三四七），鎮守西藩的桓溫平蜀。四年八月，論平蜀之功，加桓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桓溫勢力坐大，引起皇室不安。輔政的會稽王司馬昱遂引負盛名於朝野的殷浩爲揚州刺史，復參綜朝政，以抗衡桓溫威名，確保皇權。

殷浩在咸和九年（三四四）與王羲之相識於武昌之後，情好非同常誼，而且敬重王羲之。殷浩起於布衣，並非門閥士族。他善玄言，爲風流清談者所宗，故享盛名。他參予朝政後，馬上擢薦羲之與荀羨二人，欲爲羽翼。起初，王羲之對委任的護軍將軍推遷不拜，殷浩致書勸道：『悠悠

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這番話甚有刺激，義之回書表示：『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對人都任職仍然顧忌。可能最終拗不過好友的情面，當時身為宰輔的會稽王昱也與王義之有着舊誼，因而還是違心地入都接受了護軍之任。

王義之內心世界並不乏為國效力的願望，以他臨川太守、江州刺史の短暫經歷，自信出守一方於國於己皆無愧怍，甚至或有建樹，如義之自己所說的『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這並非自詡之辭，他所要表白的是於國於民有實實在在的作為，恥於尸位素餐。在都下，他曾與謝安共登冶城，義之勸誡道：『清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今所宜。』面對四郊多壘的形勢，他主張效法『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宜人人自效。』^⑬

入都為護軍將軍未久，王義之便清楚了自己在桓、殷矛盾中所充當的實際角色。為朋友計，為國家計，他致書殷浩，曉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之理，但殷浩未能聽從。那麼，無聊的權力爭鬥將會繼續。何況王義之厭惡浮華文弱的都市作派。明智的抉擇，還是離開建康。於是，王義之向朝廷苦苦請求，出守揚州治下的宣城郡。對於義之不欲留任中央的具體請求，朝廷却没有批准。

可能朝廷並非對王義之的請求置之不理，但是朝廷的籌劃當然與王義之本人的願望有出入。最終的結果，是出任會稽太守，而非宣城。這樣的安排，滿足了王義之的個人願望，其中也隱伏着朝廷的意圖。

在中央與西藩桓溫形成權力抗衡的局面下，揚州治下的會稽郡屬於中央的勢力範圍。會稽是三吳腹地，對於揚州及建康來說，無論是經濟上還是軍事上，都至為重要。南來的士族也多在會稽郡境內求田問舍，或者遁跡於此，以觀時局，方進退，會稽又可謂藏龍卧虎之地。蘇峻之亂平息之後，三吳豪右曾請遷都會稽。會稽又是當時宰輔司馬昱的封國。當會稽內史王述去職守喪，職位出現空缺時，其人選當然應該是，位使司馬昱稱心

如意的人物。以王義之仕途的背景來看，他曾有為會稽王友的經歷，又與殷浩有着篤厚的舊誼，委任王義之是再合適不過了。而且仍然可以使王義之為中央派的羽翼。

另外，會稽地區既然是許多士族、高士托身之地，委派少有聲譽，又是東晉第一流世家大族的佳子弟出守，既合乎東晉門閥政治的常理常情，又便於協調維系他們與朝廷的關係。

王義之的欣然赴任，自然沒有當政者的種種心機。他『不樂在京師』，有理智的考慮，也有情緒的驅使。遂願出守一方，想必如釋重負，心情暢快，自有些許『不同於凡使』的氣慨。朝廷滿足了他的要求，若無實際的政績，以前誇下的海口，就會變成笑柄，這一點，他內心應該十分明白。初至會稽，他引納的重要人物是孫綽，為右軍長史。孫綽與義之的相知，亦在武昌西藩，他少時與兄孫統家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熟悉會稽的山川、風情、物候。因此，王義之在會稽結識新友，多仰仗孫綽。

王義之與支遁的結交，即是通過孫綽的介紹。《世說新語》文學第四載：『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支遁）在焉。孫興公（孫綽）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所，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游》。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王義之初識支遁，頗有傲慢之色，這並非由於王義之奉道教而支遁乃沙門的宗教門之見。東晉士族子弟大多沾染恃仗門第傲視旁人的積習，何況義之出身東晉的一流士族。另外，義之對徒具清談虛名的人多少有些反感，從他與謝安共登冶城的席話中，可以發現他性格中務實的一面。王義之也有士族子弟放浪形骸、欣於所遇則快然自足的另方面，因此，當支遁論及莊子《逍遙游》，正中其懷，支遁才藻新奇的言辭，又引其入勝。所以前倨後恭，欣然結納。結納名士，是安撫士衆